

增訂

# 史記評林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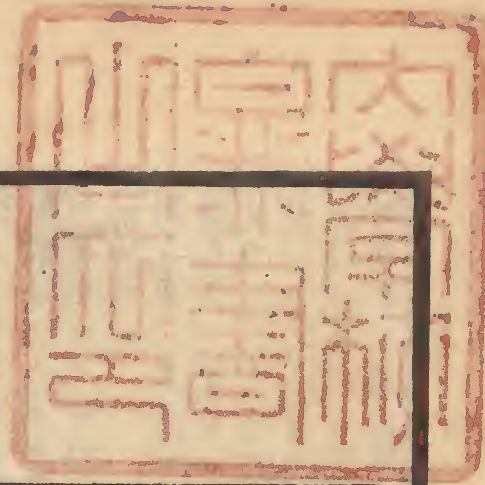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七九
一	三五五
一	三〇
五	冊
類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七九
九	三五五
函	〇
架	冊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5
冊數	50 ( 43 )
函號	279 32

正史百冊三十三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

曰仲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

從他道逃走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

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會史記平本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一 參照官載



按師古云於沛為吳王言行至沛而封拜漢也

倪思曰秦漢以來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蓋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何孟春曰高祖封漢為吳王既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漢曰天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沛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

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者矣

按豫章初屬九江王布布滅後屬淮南王長賜非屬吳也豫章當作故鄣即鄣郡也光緒曰梁孝王薨時餘黃金四十萬斤吳王濞金錢布滿天下漢時黃金多而王侯巨富乃爾

事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常昭曰今故章○索隱曰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

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字德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吳王濞列傳 一

之索隱曰提音啼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正義曰於天下同宗歿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

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

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

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

侯朝聘也如淳曰溥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

○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

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上復責

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

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常昭曰

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

按秋請為朝聘也

揚循吉曰吳理本

不直由使者言之

則詐情遂直耳

陳沂曰吳使者之

言雖為吳王曲解

而所謂察見淵魚

不祥者實乃人君

至戒也然非孝文

帝仁厚賢主使者

亦安敢為此言哉

按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陳文蠲曰君入

者有以服天下之

心則無所施而不

可不然將惠之而

衰威之而格矣故

在文帝可以賜九

杖而鐵券之恩適

足以怒懷光在宋

祖可以罷潘鎮而

創地之謀適足以

稱冕錯然則文帝

之於吳賜之可削

之亦可而何獨有

見於九杖之甚刃

而無見於醜解之

斧斤乎溥之及文

帝不能無憾焉

新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

也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

鹽之利故百姓

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不別徭賦也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

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

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索隱曰案漢律

卒更有二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

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

官離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

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

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

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

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不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

也

晉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 吳王濞列傳

三 參 及 官 職

而行之後改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

吏欲來捕囚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音公也

○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

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

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

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

王常曰既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惓惓非一旦語

陳傳良曰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濞之木拱則首難無入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服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會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索隱曰案卽山山名又卽者就也煮海

水爲鹽誘天下囚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

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二年冬楚

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服虔曰服舍在東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一年趙王有罪削其

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常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

曾丁史已平水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四 參來官載

劉辰翁曰詔字甚佳漢書改作口說則下無文書口報字贅矣又曰宿夕兩字便深切謂以夜繼之也王常曰就其言固自醜籍聳聽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斂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詔膠西王索隱曰詔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所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劉辰翁曰此辨士極知深淺變化語皆醜藉可觀

按師古云彷彿猶翔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以卒存而不用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歿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寡人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歿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王有<sub>ラ</sub>幸<sub>テ</sub>而臨<sub>ム</sub>之。則天下可<sub>レ</sub>并<sub>ス</sub>。兩主分割<sub>ス</sub>。不亦可<sub>レ</sub>乎。王曰。善。高歸報<sub>ス</sub>吳王。吳王猶恐<sub>ル</sub>其不與<sub>セ</sub>。乃身自爲<sub>レ</sub>使。使於膠西。面結<sub>ス</sub>之。膠西羣臣或聞<sub>キ</sub>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sub>レ</sub>漢郡。什二而爲<sub>レ</sub>畔。逆以憂<sub>ム</sub>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sub>ス</sub>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按漢書作背約城守是後乃自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楨曰反兵正月。起三月。敗乃爲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云云委難首于六國也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奔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

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

侯地使吏効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

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

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為關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按師古云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浴也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懷意

因長沙王子以西正義曰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向如淳曰告東越使定

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索隱曰搏音專專入蕭關正義曰今名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

一有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二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

屠隆曰錯固以削七國自取禍然讀表益策之善一語則益之死錯亦可恨

王帝曰獨錯在復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晁錯更順

王維楨曰益與錯故不合錯為國計本忠益乃藉口誅錯以報私忿其卒為梁刺殺之有天道哉  
陳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

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過之謀迺卒以讒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殺錯削七國以求罷兵甲亦甚矣益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地言史言言本 卷一 備列舍藉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效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

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

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

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

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梁軍遂

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

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

會丁巳巳平木 卷二百六 吳王濞列傳 參來官藏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狙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疾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雖逆謀然計却為上策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謀信哉

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

按師古云多佗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畏反也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慎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哉董份曰言專并未渡淮見吳王失二將軍計茅坤曰吳王濞特

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利已於吳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弁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

駭漢耳爭天下非  
取天下之豪傑不  
可以有功所部諸  
將士僅有田桓二  
子而不能節即如  
周丘僅與一節得  
以一夜收兵三萬  
而脫身徇地以至  
于城陽皆所謂爪  
牙士也彼皆不能  
用則其所與謀者  
可知之矣聚兵數  
十萬而不及與漢  
為一矢一石之鬪  
異哉

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  
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  
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  
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  
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  
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  
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  
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

矣。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  
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  
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  
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病。錢滄亂天下錢也。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  
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  
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

漢書師古註物  
下有供字

按特下死事相  
三字不沒其節  
也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

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置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

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徐廣曰正義曰按羽尚弟也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

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

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以

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

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

按師古云縱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

按師古云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

以聞

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

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

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徙閩越吳王之

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

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

可襲願収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

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

高侯頽當

徐廣曰姓韓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

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

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

王維楨曰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為誅錯者詐也

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

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

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

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

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

徐廣曰一云自殺

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

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十一

修來官載

王整曰此贊摠叙  
摠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贊有惜  
錯意又有快益意  
邵寶曰王制言名  
山大澤不以封者  
不可為井田以業  
其民也太史公懲  
吳之逆亂謂先王  
山澤不以封者以  
是故豈其然哉昔  
齊之封實環東海  
魯之封實環太山  
山澤之名且大者  
孰加于是而齊魯  
卒為望國抑何異  
也  
趙恒曰贊言吳

之稔惡已久一以  
富強大盛一以太  
子爭技一以親越  
非謂誅錯發難也  
錯以為國忘身益  
雖權說不遂如使  
法古封建地不過  
百里云云自無此  
禍而益錯何至以  
禍首受其咎哉此  
論重於吳事非重  
益錯論也

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  
趙後下復置元王子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  
代王被省封郃陽

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  
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

能薄賦  
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

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  
爭博是爭技也卒亾其本親越謀宗竟以

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

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

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  
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  
塞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小幡利貴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十四

參來官裁

--	--	--	--	--	--	--	--	--	--	--	--	--	--	--	--	--	--	--	--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世疑是父名津人。

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里。一為世觀。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

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

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

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

王鏊曰：此傳分合體。凌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



張之象曰寶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公叔文子遺意焉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賜廣君上之惠其賢可知也孝景察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于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姚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

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

為用也今裁度取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榮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榮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子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即螫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螫

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螫

按此突然插入條侯稽客形主之法

王維楨曰去就若此誠為多易

屠隆曰按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之意

王維楨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耳多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相當持重也

王維楨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哉時去勢遷可以鑒矣

註一本無下老字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雲領袖

漢書應註無銘字所為作以所文書作之書

日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蹀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難以為相持重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

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為諸未賢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

也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般示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于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

位之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

東二十里周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門下客籍福說武安侯曰

魏其賢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

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會丁巳平水卷之二十一魏其武安列傳三修來官裁

按此叙二人賓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珍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珍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少懲矣晚乃為嬰珍起鳳凰翔于千仞其虛語哉事詳儒林傳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寶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盛一衰

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帝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

按注有刻確也  
字則本文侵字  
下當有刻字

按以下專摹馮  
田蚡之驕與魏  
其相傾處

少言及言言本

侵常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生索隱曰小顏賢云生賢謂自甚尊高示賢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賢之勢

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

則天下不肅者也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

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斫木

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

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

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

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

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

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

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入之肺知陰陽逆順

又為帝之腹非痛折節以禮誄之天下不肅索隱

心親戚也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

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

侯知或說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

為非也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

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

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

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田園極

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偕也蘇林

文云曲旃者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

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按除者除去舊  
官就新官也

南鄉漢書作北  
鄉

註旌漢書如註  
作旃蘇註立下  
無曲字索隱引  
說文與今本不  
同

凌約言曰魏其失  
竇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侯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諸客稍稍  
自引而怠傲反應  
前天下吏士諸侯

會丁巳平水

卷之二十一 魏其武安列傳

五

卷之二十一 魏其武安列傳

愈益附武安極力挑出何等針線

垣言史記言本 卷一百七 五 伯又舍痛

董份曰寫得夫勇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一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候司馬。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立。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生大節目處故下文如將軍壯義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稱之皆本于此

王維楨曰淮陽勁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至薦寵下輩叙夫性氣重在剛直使酒二句上而以士亦以此

曾丁巳平木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六 參末官裁

多之作結自不  
喜文學至橫于  
穎川叙夫豪俠  
重在好任俠二  
句而以穎川歌  
作結自家居雖  
富至相為引重  
叙夫與嬰同遭  
困厄重在兩失  
勢上而以游如  
父子四句結之  
蓋自得灌夫而  
魏其武安之際  
遂不可解矣此  
太史公詳之以  
終上二傳云

按此叙賓客之  
衰、張之象曰兩人俱  
失勢困厄中意氣  
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摹寫兩人

相結而相歎處悲  
情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  
相牽引而致于  
尊重也  
凌約言曰叙寶嬰  
與田蚡傾陷構卸  
歷歷如有親指數  
纖析無遺  
王維楨曰先叙魏  
其灌夫相倚相驕  
後相救俱有照應  
茅坤曰兩人成釁  
處極力描寫

曾詹惟脩曰全得  
早字

增言史言言本

卷一百七

六

何來書齋

后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  
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賈戚諸有勢在已之右  
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  
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穎川穎川  
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  
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弃之者不  
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

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  
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  
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  
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  
根括之也持彈察漢書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  
灌夫有服灌夫字

解請語魏其侯曲而省將軍曰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曾丁巳平本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七

參來官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卷一百一十七

董份曰宜往言承相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董份曰此卒飲極驪所謂嗜笑之怒甚裂背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張之象曰武安嘗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類云：若入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請漢家考工地益宅，况魏其城南田乎？權臣无忌憚如此。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二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曾丁巳平本

卷一百一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八

參求詒載

○屠隆曰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按屬之強之也

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賢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索隱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黃洪憲曰篇中歷次夫不憚犬愈益怒夫聞怒罵藉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也姑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帝昭云言不避死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康海曰魏其欲成灌夫難語甚悲壯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於二其心者王維楨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吳國倫曰按夫繫不得言紛陰事嬰魏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觀異日帝聞淮南事而以及不及族武安為恨則嬰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為救夫地故不欲盡言邪歸有光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

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

仰上漢書無不字按張晏二註俱支離瓚說亦無謂漢書張註無下畫地字

董份曰此正所謂持兩端者

○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釋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

史記卷一百七

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魏其夫竊人復諫止也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

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謫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

日視天占二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

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

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十 參來官藏

以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而  
實嬰乃言夫名冠  
三軍宣帝正怒蓋  
寬饒而鄭昌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採故二人卒不免  
死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漢書應註馬作  
者轅下有下字  
織作賊

猶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  
披音疋彼反○正義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倪頭  
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  
駒馬駕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踏也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得長存也○正義曰潁

董份曰石建素謹  
厚而肯分別兩人  
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  
別不載其詳大畧  
右武安者  
李廷機曰載貴  
臣驕恣態與朝臣  
承風狀俱妙絕形  
容

董份曰此公孫丞  
相所以中汲黯者  
也  
汪道昆曰按蚡  
之於嬰也始以籍  
福之計讓而攘之  
今以安國之計讓  
而殺之惜嬰之卒  
墮其計而不自覺

師古云言徒有入形耳不知好惡按今  
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机机若木人也  
此特帝在即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上  
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  
舅潁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  
音義  
日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板綬也首鼠一前一卻韓  
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  
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

曾丁巳巳平水  
卷之二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十一  
參本官載

也豈其沾沾自喜  
多易而然與

毀人論文作毀  
之

按師古云簿責  
謂以文簿一一  
責之

王鑿曰此時賓客  
安在耶

茅坤曰此必大行  
時皇急不及隸之  
尚書而後下耳武  
安輒以此案論悲  
夫

地言史言言本

卷一百一

十一

仙列舍痛

愧杜門齟舌自殺

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

今人毀君君

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

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

其所言灌夫頗不讎

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

事故魏其不對欺謾劾繫都司空

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

也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

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

薨寶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

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癘

索隱曰癘音肥又音扶味

反風不食欲歿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

病議定不歿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為作飛揚

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

正義曰故其春

武安疾病

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

月乙卯田蚡薨則二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

增徐中行曰按狗  
盜雞鳴出孟嘗於  
函谷處囊脫穎解  
趙急於邯鄲此周  
食客之報也魏其  
灌夫之客視此不  
深媿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  
以危禍中傷人必  
以蜚語

晉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

魏其武安列傳

十二

參來官載

錢福曰武安倚勢  
陷殺二人二人卒  
為厲鬼史書報應  
甚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壓魏其灌夫  
之故故為流言云  
云

○焦竑曰按蚡私  
交淮南受遺金夫  
因繫不得告故子  
長揭之于尾蓋雖

不得發其事於生  
前而猶得暴其事  
於死後使夫有靈  
必快意九泉矣  
按傳末次淮南  
遺金所以實灌  
夫所持武安陰  
事者

楊循吉曰田蚡灌  
夫不必論實嬰本  
以節行自喜以功  
名自任而其處廢  
與之際如此可歎  
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  
論言質而情慘可  
為實錄

○趙恒曰贊意哀  
魏其之冤而深誅  
武安之罪也言魏  
其之舉以吳楚之  
功灌夫因一時入  
吳軍決策而名顯  
魏其以不知時變

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  
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  
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

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  
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  
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  
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

分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郭璞

云蔽膝也說文字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

尺占反襜音踰謂非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正朝衣若婦人服也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元二年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  
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

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枉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曾丁巳巳平木

卷二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十三 參林官載

魏其武安列傳

灌夫以無學不遜其罪非可以殺身滅族論也蚡何人哉負貴好權以杯酒陷人於大禍命固不延而得免於族滅之誅者幸耳禍所從來言禍由太后也再言嗚呼深恨之也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官事竟不直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田中篤實同校  
土肥政貴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茅坤曰此直叙格  
註一本無下括  
地志以下六字  
似是  
王維楨曰嘗受韓  
子雜家說于騶田  
生所則學問識見  
盡括此語中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可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索謂安國生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

石則天子自命

之。按言案責蓋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註妹漢書如註作姊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聞之心弗善也

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

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從西鄉惟梁氣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

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弁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其甲上其名不足言耳

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力亞反誇也馳國中善回護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

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

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

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曾丁已平木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二 參本官職

盧辨治曰安國之待田甲與淮陰之待少年子弟同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然君子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治乎。索隱曰。索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註休今本漢書作誅

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于太子。栗姬言不遂。由是廢太子。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

康海曰以安國猶  
行賄幸進他尚何  
責哉

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  
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  
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  
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嘗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  
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  
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  
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

劉辰翁曰管子書  
目匈奴為騎寇謂  
其負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末力衰  
句則上極矢末  
力當為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  
親則戰既和則宜  
守約最翁壹一邊  
鄙細夫其謀不足  
用王恢喜功之士  
并為首難自不信  
于單于然則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匈奴列傳

三

匈奴列傳

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  
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  
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  
晉灼云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  
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衝風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  
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  
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  
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入

增丁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八

韓長孺列傳

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屢言約誰啓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二  
十餘萬作伏兵者  
謀亦拙矣

吳寬曰安國所論  
殆天下所以存亡  
者而持之不堅復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  
 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  
 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  
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  
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  
晏曰驍勇也若  
六博之象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  
司馬彪  
續漢書云輕  
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  
云監主諸屯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  
材官騎射之官御史  
 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

從帳議豈安國揣  
知上意所向故自  
屈其議以信帳耶

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  
 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  
所載衣服雜則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  
 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  
幾音所  
 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  
 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  
 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

會丁巳平木 卷二百八 韓長孺列傳 五 參末官載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按兩受金兩言太后蚡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擊錙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有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

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禠取辱耳徐廣曰禠一作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舉皆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  
宋無曰若郵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註足漢書如註作蹇

王慎中曰方置相時蹇甚及既置相病愈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郵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郵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郵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歿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

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

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

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

曾丁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八 韓長孺列傳 六 參本官載

凌約言曰中國貴于夷狄者以信義所從出也王恢尚為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怪哉

王鑿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幽州縣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賚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

黃震曰韓安國長厚好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揚慎曰觀太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則察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按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惜有味哉其言之也

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歿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歿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誦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楊慎曰此傳綜叙

其事實以著其才

略意氣之所以然

又旁及軍吏士卒

之得志以致其畸

世不平之意讀之

使人感慨

唐順之曰當看叫

應穿挿是首尾文

字

茅坤曰李將軍于

漢為最名將而卒

無功故太史公極

力摹寫淋漓悲咽

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

惜廣不逢時自以

其時海內又安不

事兵革廣之才無

所用耳末年匈奴

入上郡雲中帝遣

將軍令免張武周

亞夫等以備胡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

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類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

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殺西坐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

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

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

李將軍列傳 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一 參攷官載

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為國惜才過于文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李將軍列傳  
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蒐。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賢人從廣。漢書音官之幸賢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賢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賢幸非德望故云中賢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賢人將騎數

凌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脈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哉此上文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與所以載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大將軍一本作大軍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十縱。徐廣曰放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賢人殺其騎。且盡中賢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常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以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程一枝曰李廣所  
長在射故傳內叙  
射獨詳若射匈奴  
射離者若射白馬  
將若射追騎若射  
獵若射石若射虎  
若射飲若射猛獸  
善射之實末及孫  
陵教射正應篇首  
世世受射句

徐中行曰趙雲  
遇曹瞞而開壁李  
廣值匈奴而反前  
皆不足而虛示之  
有餘者也卒以疑  
敵人之心一因以  
破虜一因以全師  
蓋膽略過人哉

按程不識因見  
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言  
治衆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  
使人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然不可  
爲法其繼者難也  
況與之並時而爲  
將乎小人之情樂  
于安肆而昧于近  
禍彼既以程不識  
爲煩擾而樂于從  
廣且將離其上而  
不服故簡易之害  
非徒廣軍無以禁  
虜之倉卒而已也  
然則做程不識雖  
無功猶不欺做李  
廣鮮不覆亡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  
以見軍法之正又  
載匈奴畏士卒樂  
以明廣之能載事  
必如此然後義備  
而筆端鼓舞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  
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  
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  
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父  
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  
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

部校尉一人部有曲

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曲有軍候一人也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索隱曰音

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鑊器

受一斗晝炊飯食夜

擊持行名曰刁斗

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

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作

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銅即鈴也

埋

莫府省約

蒼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鈔無緣音譙

文書籍事

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

遂作莫耳小爾雅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索隱曰

訓莫爲大非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淮南云斥度也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

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效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增屠隆曰事奇文亦奇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李將軍列傳

平下漢書有死  
董份曰廣不能忘  
一尉之小憾乃知  
功名不成非特殺

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

李將軍列傳

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疾固宜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董份曰歷歷談廣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日一作沒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日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專以射為戲竟歿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歿日謂終竟廣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至外以為恒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摠繳中之射殺射離者其將兵應前衝陷折關句而摠繳中之奔射胡白馬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句而摠繳中之間有虎嘗自射者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註本義法漢書如註作充本法

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克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蹟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增言史記言本 卷一百九 五 仙夕舍痛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帝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案大黃間弩名帝昭說是也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發前意莫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以容形主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一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

按此摠前摹寫李廣數奇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曾懷口語如慨而歎縷縷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光緒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屢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悲矣王弼州詩云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物追求意見或然者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

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元狩一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云中率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索隱曰案謂焚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不在入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

增言史記言本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六 參來官裁

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  
○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不然。以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材耶。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

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一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奔之。而令廣奔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曰。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

深知輟食。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始謂李廣生不逢時。又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卒不。大用何取于知。豈廣懷私恨。斬霸陵尉。固有以致之歟。

按三下大將軍使長史向。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每無常處。所在為治。故云莫府。

○王宗沐曰。屈原正道立行。抗志塵埃。卒放江潭。賈生洛陽年少。起圖治。安為漢畫長策。亦擯長沙。離騷服賦。為世所哀。考驗今昔。余甚感焉。將天

于相當。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

誠。以為李廣老數奇。一稿杜子。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

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基

依字。軍以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弗能得。而還南絕。

獨能生之。或其數誠奇未定也。廣不封侯蓋出於此哉。余又聞五代時。扈載有文名。王朴荐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及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噫。廣固無如數奇何也。  
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直入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凌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淚。廣之結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筆力。安能于勝敗。

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外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

○表黃曰。蔡自殺。上加一亦字。顧盼前廣引刀自頸。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墼音人。絹反。又音乃。鍛反。又音而。宣反。案墼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今其父恨而歿。乃擊傷。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成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曾表黃曰善射世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北言史記言木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犬顏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賢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反應前廣多無句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

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

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

甘州在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

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

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

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里而陵將其射士步兵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

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揚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匆

曾丁巳巳平本

卷二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七

參來官裁

勿如此正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  
隴西之士皆用為  
耻亦可想見其俗  
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  
奇而忠信見于身  
後夫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  
諺皆為李將軍悛  
悛口不能道詞而  
發才畧意氣本傳  
已盡獨舉其所見  
吶口少言為贊見  
才氣天下無雙固  
不在喋喋利口余  
睹二字不輕下引  
傳其身正云云不  
令謂不言也下挑  
李不言之諺相應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饗之漢聞  
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季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  
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後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圍  
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

封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  
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  
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  
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  
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  
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  
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  
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  
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  
士雖樂為之死翻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  
加令而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  
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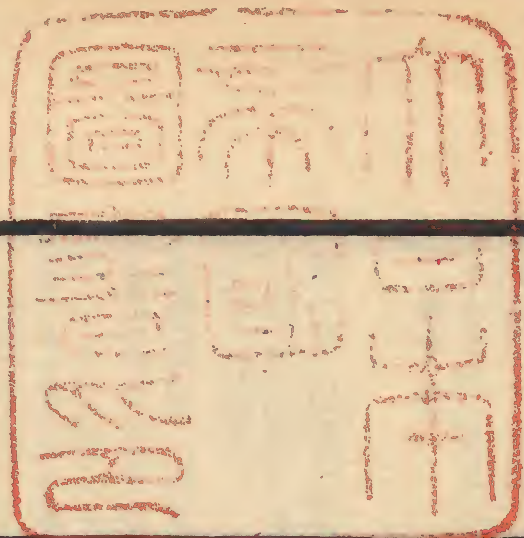
田中篤實同校  
本多政辰

曾丁巳巳平木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參長官



女言身言言木  
卷一百九  
一  
化及舍雅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seal script.

